

經部

尚書纂傳卷十七

元 王天與 撰

商書

西伯戡黎第十六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漢孔氏曰咎惡乘勝也唐孔氏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黎在朝歌之西○漢孔氏曰祖己後賢臣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唐孔氏曰此及泰誓武成皆呼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蔡氏曰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也林氏曰黎蓋西伯所統伐之乃西伯之職祖伊非謂西伯有反商之心蓋以黎之亡逆知殷之必亡故恐而奔

告○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

唐孔氏曰此篇亦誥也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蔡氏曰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臣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漢孔氏曰戡亦勝也○蔡氏曰西伯文王也姓姬氏名昌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或云西伯武王也史記載武王伐紂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繼文王為西伯矣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陳氏曰此言天民棄殷以警紂○漢孔氏曰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蔡氏曰將言天終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絶也○漢孔氏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唐孔氏曰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爲言耳○漢孔氏曰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怠用自絶於先王呂氏曰自絶云者天無心周亦無心也○漢孔氏曰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

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呂氏曰曰故者天實有所因矣陳氏曰不肯享有其康安之玉食謂自作不靖不虞度天性謂迷亂不省不蹈循其典謂棄越典常凡此者皆天奪其魄而棄之也○漢孔氏曰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蔡氏曰大命非常之命也上言天棄殷此又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史記作今王其奈何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陳氏曰紂不責己故祖伊直言其必亡之狀○漢孔氏曰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唐李鄴侯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

所用矣紂曰云云此商之所以亡也吕氏曰天命歸之聖人猶曰命靡常天命已訖乃曰有命在天真不知命者也○漢孔氏曰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夏氏曰以反曰為反告於紂非也此數語激切之甚使紂聞之必嬰比干之誅蓋反者反身而退與孟子言子貢反曾子反同鄭氏曰參布列也責求也吕氏曰責命于天惟與天同德者則可○漢孔氏曰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蘇氏曰功事也陳氏曰善有善之功惡有惡之功此功蓋謂其惡之成也與惟府辜功之功同

○總說一篇意○蘇氏曰子貢云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祖伊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不如紂多矣○吕氏曰商之覆亡固未易救然而賢人尚多先王

之澤尚未泯紂苟能轉而之善則前日不敢知吉之格人今將以吉而許前日不相之先王今將陰隲而默佑前日棄我之天今將昭監而眷顧前日民之欲喪者今將受戴而懷歸周德雖盛以服事殷又何求也○蔡氏曰吾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受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人知周之興必不利於商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矣

尚書纂傳卷十七

尚書纂傳卷十八

元　王天與　撰

商書

微子第十七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漢孔氏曰錯亂也唐孔氏曰不指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爲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爲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漢孔氏曰微圻内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告二師而去紂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唐孔氏曰微子名啓紂之庶兄呂氏曰治亂之興觀賢人君子議論之所在天下有道相與謀議於朝共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使微子與父師

少師在唐虞時必與稷契臯陶都俞於朝廷在成湯時必與伊尹仲虺陳告於君前不幸遇紂諫之不聽進不可也不諫不能退不可也進退不可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拂其節聖賢處心至此紂之時如何

○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此篇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巳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微子

蔡氏曰此篇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厎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

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蔡氏曰此微子問二師之言○若曰說見盤庚○漢孔氏曰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呂氏曰其者未定之辭或者非斷然之辭商之亡形決矣猶曰商其弗或能治正四方是微子望君之切猶兾其一旦悔悟不敢謂其果不能也○漢孔氏曰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陳氏曰遂成也○漢孔氏曰我紂也沈湎酗營敗亂湯德於後世蔡氏曰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沈說見胤征唐陸氏曰以酒爲凶曰酗李氏曰紂罪多矣止言沈酗于酒者蓋多罪自沈酗始德本素有因酒滅之故曰亂

敗葉氏曰敗于下與陳于上爲對上下猶前後也○漢孔氏曰草野竊盜又爲姦宄於內外呂氏曰好者見其心之無所畏忌也○漢孔氏曰六卿與士相師效爲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林氏曰六卿庶士皆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紂爲天下逋逃主而卿士師師非度故凡有罪者不能常獲呂氏曰唐虞之朝非不師師乃師師爲善師師爲惡是爲惡之力方新也如見人宮室華麗之類則師其華麗是相則效以爲惡也犯罪者皆有所倚倚人君爲惡可以逃罪倚權臣爲惡可以逃罪倚貴戚爲惡可以逃罪雖有三尺將奚攸用亂世之象明矣○漢孔氏曰共爲敵讎言不和同葉氏曰方興言共方興而未艾也敵爭鬬也讎仇怨也呂氏曰亦亂世之證也君者能羣之謂君能羣則天下之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睦之不暇何敵讎之有君不能羣則大陵小彊陵弱爭相陵奪方且興起而樂之所以促天下

於淪亡也○漢孔氏曰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陳氏曰涉處曰津水際曰涯呂氏曰詩人刺幽王曰淠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微子之情正如詩人無聊之態○漢孔氏曰言遂喪亡於是至于今到不待久呂氏曰微子嘆商業之大乃至今日而遂喪亡代紂而寒心也○唐孔氏曰微子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漢孔氏曰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鄭氏曰狂疾也躁也耄昏亂也張氏曰微子蓋有去之之意矣○漢孔氏曰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林氏曰鄭氏謂其語助也音姬孔氏謂如之何救之則是但非其字讀當以鄭為正○蔡氏曰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感傷悲憤後世人君亦可以深鑒之矣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蔡氏曰以下箕子答微子之言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漢孔氏曰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漢孔氏曰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為沈湎不可如何

蔡氏曰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葉氏曰方興與上文方興同林氏曰紂之惡其原惟在酒故微子箕子酒誥及蕩之詩皆言之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蔡氏曰此答微子卿士師師非度之語○漢孔氏曰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耇老之長致仕之賢

蔡氏曰乃罔畏畏不畏其所當畏也咈其耇長者即武王所謂播棄犂老者也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蔡氏曰此荅微子草竊姦宄之語○漢孔氏曰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唐孔氏曰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用者簠簋之實謂黍稷稻粱容謂所司相通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夫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者爲特重故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名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蔡氏曰此答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漢孔氏曰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名敵讎不懈怠蔡氏曰讎斂若仇讎掊斂之也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讎以敵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名之不怠力行不息也○漢孔氏曰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蔡氏曰詔告也吕氏曰君爲不善猶可詔其左右之大臣卿爲不善猶可詔其僚屬之大夫今上下俱惡如出一人困窮之民何所赴愬惟有坐視而已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蔡氏曰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漢孔氏曰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漢孔氏曰商其没亡我二人無

所爲臣僕欲以死諫紂○唐孔氏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殷滅之後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而重出其文朱子門人問曰微子以宗國將亡不勝其憂愁無聊之心而謀出處於箕子比干故箕子爲言我與受其敗不可逃免當與宗國俱爲存亡雖商祀或至淪亡我亦誓不臣屬他人蓋將諫紂紂不聽亦不敢苟全逃死其後比干果以諫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諫者庶幾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紂遂殺之則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自存以苟全其生哉亦猶比干之諫冀吾言得行而紂改焉耳紂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子豈固欲自經於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遂佯狂而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其萬有一之開悟耳蓋諫行而紂改過者二子之本心也諫

不行而或死或因者二子所遇之不同耳朱子答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漢孔氏曰我教王子出合於道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予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蘇氏曰刻害也朱子門人問曰箕子為微子之計其意則以微子國之元子也姓者紂未立吾嘗言於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是以紂卒疑吾兩人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及子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所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當遯逃而出乃合於道不可使成湯以來廟不血食萬有一全宗祀可也朱子曰是張氏曰觀此則微子雖有去之之意又出於父師之詔而始決也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蔡氏曰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告以彼此去就之義○漢孔氏曰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靖說見盤庚蘇氏曰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偕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為續先王之國箕子以為之奴為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為不負先王也○漢孔氏曰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于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

○總說一篇意○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龜山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

故同謂之仁○王氏曰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對曰昔者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則是微子歸周在武王克商之後而其行遯之本心特欲避禍自全待其悔而冀其存也紂卒不悔武王克商微子奉祭器出爲商請後甚不得已也

按說者謂微子志存殷後後爲仁然此言於紂亡之後可也若謂謀去之初事固出此則未然嘗考此書辭意將去深悲迫於情之不獲已故雖有存宗祀之心而亦豈出於豫亡其君留身以爲後圖之意左傳載歸周在殷亡之後若謂此時已抱祭器而往則是豫擬國家於必亡而自計其身俾存殷後爲宗祀計者不過如此得爲仁乎故讀微子之書者若以爲微子決然去之全身續祀未足見微

子之心惟觀其愛君憂國傷時念亂彷徨躊躇就
謀於一二同休戚之人而後微子之心始著已而
去之猶將謂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萬一疑情洋
溢頓釋前非直爲宗社救此一縷此宗臣依依戀
國之真心也書有五子之歌詩有小弁皆親親也
親親仁也詳味書中辭意怨而不怒去而非忘最
見情意之真故
述以共商摧云

尚書纂傳卷十八

尚書纂傳卷十九上　　元　王天與　撰

泰誓上第一　　周書

蔡氏曰周文王國號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唐陸氏曰凡四十一篇九篇亡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漢孔氏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林氏曰武王名發

漢律歴志曰三統伐紂之歳歳在鶉火張十三度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還歸二年乃遂伐殷克紂十三年也自文王受命至此十三年歳亦在鶉火唐歴志曰國語云武王伐商歳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舊說歳在己卯推其朏魄乃文王崩武王成君之歳也竹書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而三統歴以己卯為克商之歳非也歐陽子曰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併數之耳此妄說也或謂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為稱十有一年曰畢喪伐紂出于諸家之小說非泰誓正經之明文也十有一年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唐孔氏曰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為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

十二月未為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為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謂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孟津說見禹貢龜山楊氏曰武王伐紂為時中○唐孔氏曰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林氏曰上篇是在河南將渡孟津時作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日既渡而次舍於河北次訖又誓也下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

泰誓

漢孔氏曰大會以誓衆唐孔氏曰經云大會于孟津故稱泰誓林氏曰孟子左傳國語舉此或作泰或作大以其字通用○林氏曰伏生書未有泰誓至孔安國定壁中書泰誓始出然遭巫蠱事未列學官遂有張霸偽為泰誓與伏生書並傳故篇內所載觀兵孟津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等語太史

公皆載之不疑至後漢馬融始疑之謂其文淺露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然融雖疑之而古文泰誓猶未出至晉世古文書始出諸儒以泰誓正經比較國語左傳荀孟諸書皆合而偽泰誓始廢云○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林氏曰洪範云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而史記謂武王克商二年問箕子以天道洪範既為十三年則伐商為十一年明矣蓋經文一字誤作三字也唐孔氏曰序言一月則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蔡氏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

按朱子云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觀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

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説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為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為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令詳周禮與詩其不改月時並有明証惟此所書春大會孟津即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會考之漢唐志實為建子之月與夫春秋傳日南至之云豈惟改月乃併時改之然則改者意時正以是新時人之耳目而不改者乃其理之一定故朱子又謂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此説為得之

○唐孔氏曰三篇俱是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因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覩事而為作端緒耳

王曰嗟我友邦冡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林氏曰此武王先言天地生民立君之意○王曰說見湯誓嗟說見甘誓○漢孔氏曰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漢孔氏曰生之謂父母靈神也

天地所生惟人為貴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朱子曰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為萬物之靈若元后則於人類之中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育之所謂作民父母也然自古聖賢惟堯舜生知安行為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湯武聰明之質固不如堯舜之全矣惟能學

知利行是以能復其聰明之全體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為億兆之父母參其生質雖不及而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也呂氏曰此雖一時誓師之辭乃六經之統轄百王之標準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林氏曰此言紂不能作民父母之事○呂氏曰推原紂惡之本也紂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故降災虐而不恤也○漢孔氏曰沈湎嗜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唐孔氏曰冒貪也呂氏曰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漢孔氏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亂政蘇氏曰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為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為紂惡者湯之孥戮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漢孔氏曰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宫室說見伊訓唐孔氏曰李巡云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云榭但有堂也郭璞云榭即今之堂堭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蔡氏曰殘傷也○漢孔氏曰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唐

孔氏曰焚炙俱燒也刳剔割剝也殷本紀云紂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皇甫謐曰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刳剔孕婦也○漢孔氏曰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朱子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猶得以服事殷使文王未崩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豈得辭哉以此見文王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漢孔氏曰功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程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絶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始伐之哉朱子

曰伊川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漢孔氏曰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林氏曰夷居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漢孔氏曰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犧牲説見微子唐陸氏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林氏曰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廪災之類所謂既于凶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所謂既于盜○漢孔氏曰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陳氏曰紂方且曰吾有民有命不能懲止其悔慢然紂所謂有民徒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絶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

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林氏曰此皆武王自任之辭○漢孔氏曰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朱子曰天之生民立君師以作成之撫養教導使無一夫不遂其性故謂之克相上帝益助上帝之不及秦漢以來世主不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得其一二而師道絕無矣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

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以下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未知所以教也○漢孔氏曰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張氏曰知武王者以為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罪武王者以為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武王志在救民不以有罪無罪二其心惟救民之志不逾也○漢孔氏曰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彊揆度優劣勝負可見蔡氏曰度量度也二語疑古者兵志之辭呂氏曰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漢孔氏曰十千為萬十萬為億人執異心不和諧三千一心言同欲○漢孔氏曰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令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蔡氏曰貫通盈滿也鄭氏曰鈞與均同平也真氏曰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

是亦常而已矣湯武所處乃君臣之變也桀紂之暴使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將靡滅而後已又豈湯武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漢孔氏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于紂唐孔氏曰冢土大社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于禰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故先言受命文考後言類于上帝類說見舜典○漢孔氏曰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呂氏曰此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漢孔氏曰穢惡除則四海長清陳氏曰武王伐紂不崇朝而會朝清明蓋汰其濁則清者自見○漢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呂氏曰此正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

王伐紂
時也

尚書纂傳卷十九上

尚書纂傳卷十九中

元 王天與 撰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唐孔氏敘章指見上篇○漢孔氏曰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于河之北唐孔氏曰左傳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漢孔氏曰諸侯盡會次也鄭氏曰畢盡也○漢孔氏曰徇循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張氏曰此武王先言紂之罪○漢孔氏曰武王在西故稱西土葉氏曰前篇師大會而繫誓之此與後二篇獨言西土有衆君子者葢紂都東北民被其惡者深不待累告而知其可伐西土漸文王之德被其毒者淺猶恐未知伐事如毫民之以湯為不卹我故申告其衆又告其君子○漢孔氏曰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呂氏曰人心本無息如天行健在人用之何如耳吉人用于為善固思日孜孜凶人賊其良心善端幾熄然猶孳孳為利葢此心本未嘗息人自錯用之耳蔡氏曰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

古人語發之。漢孔氏曰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張氏曰此句總衆惡而言其下皆無度之事。漢孔氏曰㸃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蔡氏曰播放犂黧通黑而黄也張氏曰先王養老乞言國君不近刑人紂皆反此。漢孔氏曰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吕氏曰人之陷於惡茍善端猶存則惡力尚淺不至於肆至於私欲叢長若火燎原則肆而莫知所止君者民之樞紐君然則臣下化之必矣。漢孔氏曰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民皆呼天告寃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林氏曰權摧勢也吕氏曰君子以道義相期越宇宙而同心小人徇私一為朋羣則相妬害唐李林甫楊國忠以利相朋亦以利相傾其禍卒至於社稷傾覆生靈塗炭大抵為善為惡皆有熟時為善熟時則至治馨香為惡熟時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張氏曰此再引桀以言紂之罪○漢孔氏曰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呂氏曰此兩句須看惟字天所以立君之意只在民上○漢孔氏曰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王氏曰弗克若天非所謂奉天流毒下國非所謂惠民○漢孔氏曰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唐孔氏曰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浮桀之狀○漢孔氏曰剝傷害也蘇氏曰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為喪元良

微子也微子紂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於帝乙即位前也以禮言之當與紂俱為嫡子而微子為長故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唐孔氏曰諫輔即比干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漢孔氏曰言紂所以罪過於桀張氏曰謂已有天命故曰我生不有命在天謂敬不足行故荒怠弗敬謂祭無益故弗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謂暴無傷故作威殺戮毒痛四海○漢孔氏曰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張氏曰此武王言必誅紂之意○漢孔氏曰用我治民當除惡林氏曰其云者猶盤庚謂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蓋言之於未然之前辭當如此○漢孔氏曰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應氏曰夢者心之靈而通乎物卜者物之靈而通乎心皆以無心相為感應而休祥則物之先見而動之微也襲重襲也林氏曰戎商與康誥言殪戎殷同周詩亦言燮伐大商○漢孔氏曰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陳氏曰億兆人離心離德則紂為獨夫矣○漢孔氏曰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唐孔氏曰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榮公泰顛閎天散宜生南宫括劉氏曰子無臣母之理蓋

武王之后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胡氏曰始言三千一心此言十人心德之同蓋賢德之士粹然出於衆人之上德其心之精微者也○漢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陳氏曰仁人即十亂張氏曰亂臣以才言之仁人以德言之○漢孔氏曰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或問天視云云此若有不同如何朱子曰天豈曾有耳目以視聽只是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聽如帝命文王豈天諄諄然命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之便是天命之也又曰此處甚微故其理難看或問天便是理否曰若全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些主宰底意思○漢孔氏曰己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林氏曰湯誥亦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湯武蓋以身任天下之責也○漢孔氏曰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

郊疆伐之唐孔氏曰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此實伐也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漢孔氏曰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于湯又有光明蘇氏曰湯放桀而有慚德今我亦為之湯不愧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

呂氏曰此武王激厲軍士之意○漢孔氏曰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東陽馬氏曰夫子如云丈夫男兒也○漢孔氏曰言民懼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唐孔氏曰懍懍怖懼之意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漢孔氏曰汝同心立功則

能長世以安民吕氏曰紂之亡惟離心離德周之興惟同心同德前既詳言此復提起以勉之

尚書纂傳卷十九中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纂傳卷十九下

元　王天與　撰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唐孔氏敘章指見上篇。漢孔氏曰是其戊午明日衆士百夫長已上唐孔氏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為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林氏曰此言六師泛指諸侯之師非謂周於此時已備六師之制也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武王是時尚為諸侯但有三軍之制棫樸之詩美文王之官人而曰周王于邁六師

及之此亦指文王出師之時所合諸侯之師也三篇之首史官所叙不同上篇言友邦冢君御事庶士中篇言羣后此篇言衆士但史官變其文耳非謂彼但告諸侯而此但告衆士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夏氏曰此武王數紂有可誅之罪。林氏曰西土君子統上下而言越王勾踐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則士卒亦可謂之君子。漢孔氏曰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鄭氏曰類等類也林氏曰益贊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湯亦言天道福善禍淫與此言天道意同唐孔氏曰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事。漢孔氏曰輕狎五常之敎侮慢不行大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呂氏曰五常之理森然在天下當尊之敬之心有度事有經玩心一生則滅天理窮人欲為人所不為矣武王數紂之惡其本原只在狎侮上其下皆為惡之流派太保作旅獒亦諄諄於狎侮則狎侮乃衆惡之源也張氏曰敬者百聖之心法弗敬者萬惡之本源。漢孔氏曰不敬天自絕之酷虐民結怨之周氏曰天非絕紂也而紂自絕于天民非怨紂也而紂自結怨于民林氏曰下文皆自絕結

怨之實。漢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酷虐之甚唐孔氏曰說文云斮斬也朱子曰脛足骨也許氏曰剖破也。漢孔氏曰痡病也言害所及遠呂氏曰作者作之有力也。漢孔氏曰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林氏曰師保謂師保之官。漢孔氏曰屛棄常法而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鄭氏曰屛除也唐孔氏曰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漢孔氏曰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恣耳目之欲唐孔氏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本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漢孔氏曰祝

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漢孔氏曰孜孜勸勉不怠呂氏曰臨事之際初心易失有所畏有所利則至公之心幾於失矣孜孜者承續而不間也恭行天罰說見甘誓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吳氏曰此武王激厲衆士之意○漢孔氏曰武王述古言以明義呂氏曰天尊地卑君臣定位若撫我者即以為后虐我者即以為讎是君臣反覆手之間可變古人之言何謂也天佑下民作之君撫我者乃為

君之職虐我則於君職反矣反予君職則是讎矣此言以警君非於民之義而發也○漢孔氏曰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葉氏曰孟子言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意盖本此朱子曰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林氏曰世讎謂與一世之人為讎湯之於葛有匹夫匹婦之讎然且復之况紂為世讎乎○漢孔氏曰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蔡氏曰此兩句意亦古語○漢孔氏曰言欲行除惡之義絶盡紂○呂氏曰自古人有言至殄殲乃讎數語辭旨峻厲猶之天地之化陰陽之氣和則翔之以風潤之以雨霏微霢霂而萬物無不遂戾則偃之以烈風肅之以迅霆凌厲震動而萬物無不肅聖人天也○漢孔氏曰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漢孔氏曰賞以勸之戮以威之王氏曰不迪謂不迪果毅也蔡氏曰厚賞則非特一爵一級而已顯戮則

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張氏曰甘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與此同意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夏氏曰此稱文王盛德以結之。漢孔氏曰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張氏曰易云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又云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則明莫明於日月文王有明德故以日月之照臨喻之蔡氏曰照臨言輝光也呂氏曰光四方與堯之光宅舜之重華同但文王未嘗中天下而立西土乃文王所治處近而尤顯學者須知光華所自發處。漢孔氏曰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

天故天下於天罪無王文言父於功推曰氏孔漢。二

曰氏孔漢。過無言猶罪無曰氏蔡用具盡人之佑

猶良無曰氏蔡致之善無之我罪父我非我克紂若

已罪孝崇咎父非敗功我非勝曰氏孔唐。善無言

勝有猶而紂與王武以也事凶兵曰氏蘇

也兵用重王先以是蓋王文為憂之負

尚書纂傳卷十九下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纂傳卷二十四至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尚書纂傳卷二十

元 王天與 撰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漢孔氏曰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蔡氏曰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也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云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二百兩三萬人也○漢孔氏曰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林氏曰史記孟子皆作三千人愚謂當從此序蓋古者虎賁之士

必擇驍勇有力者為之以為衛兵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屬有虎士八百人當周之盛時纔有虎士八百人則伐殷之時有三百人固其理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則是虎賁之士益宿衛之官所以輔從乘輿者也牧野之戰有虎賁三百人已為盛矣是時諸侯各以其師來會此惟言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但舉周師之數而不及諸侯之師者蓋以周師為主也○漢孔氏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牧誓

牧誓

漢孔氏曰至牧地而誓衆吕氏曰湯伐桀止于湯誓一篇武王伐紂則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即誓言之繁簡可見時世風俗之推移

○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按此史叙作誓之由○漢孔氏曰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吕氏曰司馬法謂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此誓即交刃而誓也○漢孔氏曰鉞以黄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唐孔氏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唐陸氏曰馬云白旄旄牛尾鄭氏曰麾指麾也蘇氏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為儀耳故左杖黄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此事理之常而或者附致議論皆非

其實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林氏曰歷舉所誓之人○友邦冢君御事說見泰誓上○漢孔氏曰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林氏曰是時周爲諸侯未有六卿故止言三卿○漢孔氏曰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林氏曰周禮云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亞即所謂貳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是也旅即所謂殷殷衆士也蔡氏曰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漢孔氏曰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唐孔氏曰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云內列藩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林氏曰師氏即大誥所謂尹氏洪範所謂師尹又在亞旅之下○漢孔氏曰師帥卒帥葉氏曰司馬法百人為卒卒有長所謂百夫長也五百人為旅二千五百人為師皆有帥則千人之間宜亦有長所謂千夫長也林氏曰千夫長百夫長皆是主兵之人但不必盡合司馬法所言○漢孔氏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唐孔氏曰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西故西南夷先屬焉○漢孔氏曰稱舉也干戈說見說命中蔡氏曰矛戟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呂氏曰令各各嚴辨以聽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林氏曰此誓之以伐紂之意。漢孔氏曰言無晨鳴之道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真氏曰索蕭索也唐孔氏曰牝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飛走通也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三代聖賢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夫婦之别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

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釆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色莊不違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漢孔氏曰妲己惑紂紂信用之○漢孔氏曰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蘇氏曰祭所以報也故謂之答唐孔氏曰不事神祇惡之大者故泰誓及此三言之○漢孔氏曰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唐孔氏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王父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同母之弟尚棄棄則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真氏曰紂受病之本皆是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漢孔氏曰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林氏曰四方多罪逋逃之

人崇之長之信之使之或為大夫或為卿士旣曰崇又曰長又曰信又曰使言其好用小人也○漢孔氏曰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唐孔氏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也○蔡行天罰說見甘誓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林氏曰此節制衆士之辭○漢孔氏曰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蔡氏曰

步進趨齊整齊也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此言夫子勗哉下言勗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其意夫子說見泰誓中。漢孔氏曰伐謂擊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蔡氏曰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吕氏曰戰陣如長蛇或形勢高下或斂情艱險皆不可知數數止齊亦不是聖人之法蓋伍兩卒旅各有長使其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自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一人百將一指後世之師有追逐夜行三百里者紀律安在哉。漢孔氏曰桓桓武貌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於牧野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唐孔氏曰迓迎也蔡氏曰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者也

按以役西土讀如周禮以役太師句法蓋勿迎擊之而撫受之則來者皆為吾用舊說恐未安

○漢孔氏曰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呂氏曰武王之誓比前代雖繁然曰顯戮曰有戮比甘誓湯誓之孥戮反輕益忠厚之意復還於昔也

尚書纂傳卷二十

尚書纂傳卷二十一

元 王天與 撰

周書

武成第五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漢孔氏曰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唐孔氏曰此序於經于征伐商是往伐也歸馬牧牛是歸獸也記識善事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呂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摹有定商之規摹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秦皇晉武亦能乘機會取天下而亡不旋踵者蓋無以定之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武成

武成

林氏曰篇內有大告武成故以名篇唐孔氏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須江徐氏曰是書乃武王翦商之功已成而後作非紂尚存之日作也此其所以為武成其文豈必相屬唐孔氏曰武成亦誥也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往伐之意○一月説見泰誓漢孔氏曰旁近月二日近死魄唐孔氏曰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

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漢孔氏曰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蔡氏曰周鎬京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歸獸之意○漢孔氏曰其四月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唐孔氏曰其年四月己丑朔生明死魄俱是月初陳氏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生明矣故為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

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望觀月則可見表氏曰文王都豐武王誅紂復舊都猶湯黜夏復歸亳蔡氏曰豐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漢孔氏曰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張氏曰政事即修文也非政事之外別有文○漢孔氏曰桃林在華山東蘇氏曰華山之陽有川險絕可入不可出唐孔氏曰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焉互言之耳呂氏曰此但放用以伐紂者耳若天子十有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不然後之求征將何所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功成祀廟告天庶邦奔走聽命之意○漢孔氏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以上七世之廟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唐孔氏曰丁未四月十九日也李氏曰邦甸侯衛言甸服侯服衛服之邦也則五服諸侯皆在矣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漢孔氏曰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唐孔氏曰越三日庚戌二十二日也呂氏曰使武王伐紂有一毫之愧豈能對越在天又見伐紂非武王事乃天地山川之責在我我盡其責功成乃告武王之心蓋與神明為一○漢孔氏曰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陳氏曰諸儒以生魄為十六日夫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四日或在十六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為生魄也○唐孔

氏曰丁未祀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受命故文在下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懐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
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
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
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叙武王伐商告下之辭○漢孔氏曰歎美之以告諸侯○漢孔氏曰尊祖故稱先王后稷也唐孔氏曰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漢孔氏曰后稷曾孫公劉名能厚先人之業唐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公劉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漢孔氏曰太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階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史氏曰史記后稷而下十三世古公亶父即太王十四世季歷即王季唐孔氏曰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漢孔氏曰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陳氏曰能成其功如伐崇伐皆一怒安民是也膺天命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李氏曰中膺謂武王受命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此大王以下所以皆以王稱○漢孔氏曰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

懷德是文王成德之大唐孔氏曰大邦力足距敵故言畏力小邦必畏力矣小邦或被衆遺故言懷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為文也○漢孔氏曰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漢孔氏曰言承文王本意○漢孔氏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唐孔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類上帝宜冢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祀告行也○漢孔氏曰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蘇氏曰有道指祖父唐孔氏曰稱曾孫者曲禮云臨祭事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陳氏曰泰誓言小子發此言周王發蓋武成之後史文其言也蔡氏曰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漢孔氏曰無道德暴絶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唐孔氏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害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漢孔氏曰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蔡氏曰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漢孔氏曰仁人謂大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鄭氏曰仁人秉心與天為一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人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以遏亂人之謀略亦如湯聿求元聖而後與爾有衆請命也○漢孔氏曰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華夏說見舜典陳氏曰南曰蠻北曰貊總言則蠻貊猶言夷狄也俾使也蔡氏曰成命黜商之定命也○漢孔氏曰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明王為之除害陳氏曰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蔡氏曰士女猶

曰男女詩中士多對女言之玄黃色帛也朱子曰商民而曰我周王猶夏民而曰我后也○漢孔氏曰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漢孔氏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陳氏曰正月辛卯朔戊午二十八日也二月辛酉朔癸亥三日也甲子四日也蔡氏曰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順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於形容者矣○漢孔氏曰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朱子註孟子曰書本意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此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漢孔氏曰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興衆同心動有成功薛氏曰戎衣甲冑之服○邵子皇極經世書紀殷自成湯至紂二十八主凡六百四十四祀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主凡八百六十七年而周亡○或問武成諸

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王若曰以後皆史官歷叙已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羣后之辭實史官叙述之文如云有道曾孫周王發昭我周王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之自稱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不必改移亦自可讀朱子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叙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却無結殺處只自叙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有錯簡

按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諸家分章各不同惟徐氏以為皆武王告天下之辭今詳王若曰至無作神羞此史叙王言無可疑者其下紀戊午癸亥甲子之類已槩於泰誓牧誓而史於此復言之者蓋叙王言祝告之後須攬戢數語則上文有所承結而前章紀一月紀四月已著始末亦得此以備中間

事之末備不可以日月先後不同而遂疑也今姑依徐氏合之而記其說于此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須江徐氏曰比又史臣敘武王識政事之實○漢孔氏曰反紂惡政用商王善政○漢孔氏曰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唐孔氏曰鄭玄以為箕在圻內司馬彪云箕子名胥餘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庶兄家語云比干紂之親是紂諸父商容賢人姓名式

者車上横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閭族居里門也○漢孔氏曰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唐孔氏曰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漢孔氏曰施舍已責救之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唐孔氏曰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宫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及歸施鹿臺之珠玉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尤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聚之乎是悅服之事也○漢孔氏曰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漢孔氏曰立官以官賢才居位理事必任能事賢能說見說命中陳氏曰進官惟用賢人然官各有事賢各有所能如舜九官皆官也而官所職之事則有司徒司空作士作稷之異禹臯稷契皆賢也而

其能則有治水明刑播種敷教之殊故建官以賢人必隨其人之能以位其事也○漢孔氏曰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為命喪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蔡氏曰五教五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故重之○漢孔氏曰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漢孔氏曰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呂氏曰垂衣拱手天下自治武成與堯舜亂象不同終篇一語則與堯舜無為而治如一也

按此篇自唐孔氏而下王氏劉氏程子皆疑簡編錯亂各有改正而朱子集諸家所長定讀一篇自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底商之罪至罔不率俾次惟爾有神至萬姓悅服次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次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次丁未至大告武成次王若曰至其承厥志次恭天成命至用附

我大邑周以為比下有缺文宜有求助諸侯交相警飭之意略如湯誥又次列斷惟五至乖戕而天下治其序如此但世本相傳已久未敢輒依此更易而唐孔氏又謂體裁異於餘篇蓋史官雜戢武成之事雖無聯屬而各有首尾觀者尚有考云

尚書纂傳卷二十一

尚書纂傳卷二十二

元　王天與　撰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漢孔氏曰不放而殺紂自焚也武庚紂子以為王者後一名禄父張氏曰立武庚者繼絶世也○漢孔氏曰歸鎬京呂氏曰以宇不可不深求箕子言我罔為臣僕是無仕周之意以之歸者武王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曷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畀禹而傳至於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絶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唐孔氏曰箕子敘述其事作洪範夏氏曰此

篇雖箕子之言實周史所錄也

洪範

漢孔氏曰洪大範法也言天地之大法○鄭氏曰此篇訓體也○蔡氏曰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今文古文皆有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唐孔氏叙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夏氏曰武王以十一年伐商洪範之作正武王之十三年也史記謂武王克殷後二年問箕子呂氏曰訪者就而問之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唐孔氏敘單指見篇末○唐孔氏曰此問答皆言乃者以天道之大沈吟乃問思慮乃答乃緩辭也○蔡氏曰箕子稱舊邑爵者未封新爵也○漢孔氏曰騭定也天不言而黙定下民是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唐陸氏曰陰黙也蔡氏曰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黙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呂氏曰上棟下宇夏葛冬裘渴飲饑食是孰使之然哉天也○漢孔氏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敘問何由真氏曰彝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敘君師治教之責於我乎屬而我則未知常理之次敘焉此所以問箕子也呂氏曰武王豈真不知哉云不知者蓋灼見聖學之無窮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唐孔氏叙章指見篇末○吕氏曰箕子言我聞在昔益得於遺言大訓非臆說也○漢孔氏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亂陳其五行程子曰河北但見鯀堤無禹堤鯀陻洪水故無功禹則導之而已唐孔氏曰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鯀反塞之失水之性水失其性則五行皆失矣是塞洪水為亂陳其五行言五行陳列皆亂也○漢孔氏曰畀與斁敗也天動怒鯀不與大法九疇故常道所以敗皇天震怒說見湯誥唐孔氏曰九疇言其每事自相類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漢書謂之九章吕氏曰堯舜之時彝倫未嘗斁

也止於鯀身言之耳○漢孔氏曰放鯀至死不赦廢父興子堯舜之道程子曰殛死非戮死也猶曰死於放殛不得生還耳朱子曰鯀既被誅禹乃委質所以蓋前人之愆○漢孔氏曰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常道所以次叙眞氏曰龜所負者數耳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為九疇○唐孔氏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禹既第之應人盡知武王猶問箕子者五行志云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周武王親虛己而問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問之義或然也○蔡氏曰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云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

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以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古今傳記自孔安國以來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錫禹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朱子曰易大傳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攝於是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

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所謂各有合者也此河圖之全數而諸儒之說也至洛書雖夫子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或曰河圖洛書之數其所以不同者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

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曰中央之五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則其為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則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

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矣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

既附於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虚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妙也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虚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虚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兊震艮巽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矣曰洛書而虚中五則亦太極也奇偶之

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含七八九六縱横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兊震艮巽則亦八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洛書固可以為易河圖亦可以為範矣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待於書範則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横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茍明乎此則横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閒哉

按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此章止著洛書而顧命亦言河圖故並載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陳氏曰朱子於初一之下有讀點曰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故後人至以此章總為洛書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下皆倣此○漢孔氏曰九類類一章以五行為始真氏曰以其流行於天地之間故曰行唐孔氏曰不言用者五行萬物之本天

地萬物莫不用之不嫌非用也○漢孔氏曰五事在
身用之必敬乃善朱子曰五氣運行人禀之以成形
故有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蔡
氏曰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漢孔氏曰農厚也厚
用之政乃成蔡氏曰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漢孔
氏曰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曾氏曰協與協時月正
日之協同陳氏曰其數錯綜而條理不亂是謂紀蔡
氏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漢孔氏曰皇大極中
伏生大傳作建用王極朱子曰皇極不是大中皇者
王也極者如以為民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為下民之
標準蘇氏云至而無餘之謂極亦好唐孔氏曰皇極
不言數者以總該九疇理兼萬事非局數所能盡也
蔡氏曰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漢孔氏曰治民必
用正直剛柔之三德孫氏曰條理辨治之不紊故曰
人用蔡氏曰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漢孔氏曰明
用卜筮考疑之事張氏曰稽之不可不明不明則終

於疑矣此所謂明用稽疑也唐孔氏曰稽疑不言數者以卜五筮二共成為七若舉卜不得兼筮舉筮不得兼卜且疑事既衆不可以數總之也蔡氏曰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唐孔氏曰念用天時衆氣之應驗庶徵不言數者以庶徵得為五休失為五咎若舉休不兼咎舉咎不兼休若休咎並言便為十事本是五物不可言十也蔡氏曰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漢孔氏曰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真氏曰極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朱子曰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夭桀紂之極也蔡氏曰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朱子曰洪範一篇首尾都歸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須是順五行敬五事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人三德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則考之於神

庶徵則驗之於天五福六極則體之於人這下許多維持這皇極真氏曰九疇六十五字耳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漢孔氏曰此已上禹所第叙唐孔氏曰不知洛書本有幾字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禹所加也其敬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氏以為龜背先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龜文惟有二十字並無明據未知孰是朱子曰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諸儒說皆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不是數如此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倣此○漢孔氏曰皆其生數唐孔氏曰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人數之所起起於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冬水位也以一陽生為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極而陽退夏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為火數但陰不名奇數必以偶故以六月二陰生為火數是故易說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而皆左行由此也冬至以及於夏至當為陽來正月為春木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為

木數夏至以及冬至當為陰進八月為秋金位也四
陰已生故四為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
生故五為土數此其生數之由也又萬物之本有生
於無著生於微及其成形亦以微著為漸五行先後
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
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亦是次之宜
大劉與顧氏皆以為水火木金得土數而成故水成
數六火成數七木成數八金成數九土成數十義或
然也○周子太極圖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
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
太極本無極也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
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
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
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

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

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勝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唐五行志曰五行見象於天為五星分位於地為五方行於四時為五德稟於人為五常用於人為五材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為五行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於物為最靈王氏曰五行之為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偶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剛一柔一晦一明故有清有濁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吉有凶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偶之中又有偶焉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朱子曰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升曲直謂生而有曲有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無定體稼曰稼斂曰穡土性發生稼穡乃所生之大者蘇氏曰曰者所以名之也土不

曰曰而言爰爰於也土無成名無專器無定位言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張子曰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變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得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也朱子曰張子此說一字不可增減鄭氏曰此五行即六府也蓋主生民日用之利而言之○唐孔氏曰水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鹵鹵味乃鹹月令冬云其味鹹是也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苦氣月令夏云其味苦是也木生子實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月令春云其味酸是也金之在火別有腥

氣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月令秋云其味辛是也穀是土之所生故甘為土之味月令中央云其味甘是也言曰者言其本性言作者從其發見指其體則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言曰作者義亦然也蘇氏曰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所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為急故舉味以見其餘○唐孔氏曰此章所演文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唐孔氏曰貌舉身之大名言是口之所出視是目之所見聽是耳之所聞思是心之所慮真氏曰貌言視

聽思五者相須而不相離也而孔子之告顔淵乃獨
弗及乎思何哉蓋視聽言貌身之用也而主之者心
也心有所主然後四者之發惟吾之為聽不然耳目
口體紛然用事其能合乎禮者幾希然則勿云者正
即心而言也○張氏曰恭敬之見於貌也從謂從理
而不悖也聰明說見堯典曽氏曰思者所以充人之
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或曰不思而得何也
蓋自誠而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者也自明而誠
者思之弗得弗措湯武身之者也程子曰思慮久後
睿自然生又曰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則稍引動
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若涸濁久自明快呂氏曰曰
字當與水曰潤下一般看蓋其本然如此如貌本恭
不恭則非貌餘亦然○陳氏曰自恭而充之齊一清
整而能肅自從而充之理當人服而能乂自明而充
之洞達立決而能哲自聰而充之審善定計而能謀
自睿而充之則無所不通而能聖周子曰洪範思曰

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吕氏曰作字是工夫處然亦是自然○唐孔氏曰此章所演亦為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

○總說五行五事相配○唐孔氏曰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五行傳伏生之書也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言之斷決若金之斷割故言屬金火外光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又易東方震為足所以動容貌也西方兌為口口出言也南方離為目目視物也北方坎為耳耳聽聲也土在內猶思在心也亦是五屬之義也○五行志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則木不曲直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火不炎上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則土不稼穡聽之不聰是

謂不謀則金不從革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則水不潤下○蘇氏曰脾之發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諸儒之說皆失之○朱子曰吳人傑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與庶徵之序相脗合蔡氏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

按四說伏生漢志多牽彊蘇氏雖有據亦未順洪範之序惟吳蔡說五行五事庶徵皆順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漢孔氏曰勸農業林氏曰務農重穀之政如井田補助之類○漢孔氏曰貨用物林氏曰阜通貨財之政

如懋遷有無化居之類○漢孔氏曰敬鬼神以成教林氏曰報本反始之政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以至公卿大夫士庶莫不祭其先之類○漢孔氏曰主空土以居民林氏曰度地居民之政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使士農工商各得其所之類○漢孔氏曰主徒衆教以禮義林氏曰教之以政如學校選舉之類○漢孔氏曰主姦盜使無縱林氏曰立法懲姦究之政如五刑之屬三千之類○漢孔氏曰禮賓客無不敬林氏曰交際酬酢之政如冠昏喪祭鄉相見之類○漢孔氏曰簡師所任必良士卒必練林氏曰寓兵於農以修武備之政如鄉遂教閱之法之類○唐孔氏曰食貨祀賓師指事為之名三卿舉官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陳氏曰八政在唐虞時食貨合為一而稷掌之粒烝民而遷有無是也祀則秩宗掌之司空司徒司寇皆有之惟司寇謂之士而兼兵師之職賓雖不知

其何官所謂賓於四門是也○蘇氏曰周禮建六官主八政食貨則天官祀賓則春官師則夏官司空則冬官司徒則地官司寇則秋官○朱子曰此八政是箇大綱緊天下之事其大者已該備於此如周禮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漢孔氏曰所以紀四時歲説見堯典○漢孔氏曰所以紀一月唐孔氏曰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漢孔氏曰紀一日唐孔氏曰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星辰説見堯典○歷數説見大禹謨○唐孔氏曰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亦自正時隨月變非歷所推故不言時也五紀為此次者歲統月月統日星辰見於天其曰歷數總歷四者故歲為始歷為終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按此章當以朱子說為主今先載訓詁語録及諸說徵異處而後繫以皇極辯

皇極說見前○或問何以能斂五福朱子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聦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

徵有仁壽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而極又曰
斂者非有以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後率
天下之民以歸於正此錫福之道也○蔡氏曰人君
敷錫其福以與衆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當時之人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
錫保也○漢孔氏曰民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
蔡氏曰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朱子曰有
猷有為如可以託孤寄命有守如臨大節而不可奪
若漢霍光雖有猷有為只是無所守○王氏曰詩云
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而康而色之謂○漢孔氏曰煢
單無兄弟也無子曰獨單獨者不侵虐之寵貴者不
枉法畏之○陳氏曰煢獨謂孤寒寡援者高明謂勢位
尊顯者○漢孔氏曰凡其正直之人既當以爵祿富
之又當以善道接之○漢孔氏曰偏不平陂不正應
氏曰古文無皆作毋唐藝文志曰開元十四年玄宗
以無偏無頗聲不協詔改頗為陂○陳氏曰遵循也十

夫有道蕩夫有路此言道路互辭也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陳氏曰偏謂偏於己黨謂黨於人蔡氏曰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漢孔氏曰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蔡氏曰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陳氏曰君能會其有極則民皆歸其有極呂氏曰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朱子曰自皇建其有極以下總說人君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化之之義自無偏無陂以下反覆歌詠正說皇極體段自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推本結一章之大意○馬氏曰天子作民父母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或以為民稱頌恐失其指○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

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居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

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至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至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

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至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居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煢獨至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材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至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將必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禀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

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葢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至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至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

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寛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寛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

哉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

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髙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

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

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正直說見上文○剛柔說見臯陶謨唐陸氏曰克馬

云勝也朱子曰剛克主於剛勝柔克主於柔勝○吕

氏曰正直言皇極本體然也剛克柔克言皇極之用

然也○漢孔氏曰世平安用正直治之陳氏曰如唐

虞待於變之民周家待二南之俗是也○漢孔氏曰

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治之陳氏曰如舜待四凶

周待三監是也○漢孔氏曰燮和也世和順以柔治

之陳氏曰如湯武漢髙光唐太宗懷撫新附之民是

也○張氏曰遇平康則正直為中遇彊弗友則剛克

為中遇燮友則柔克為中此所謂時中也○蔡氏曰

沈潛者深沈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資質沈潛者當以剛治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燮友沈潛高明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人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漢孔氏曰言惟君得專威福為美食華氏曰周官八柄馭羣臣爵祿予生皆作福也置奪廢誅皆作威也唐陸氏曰玉食珍食也林氏曰玉食凡服食器用乘輿服御皆在其中此人主之名器所以尊崇萬乘之勢者唐孔氏曰此經福威與食於君每事言辟於臣則并文而略之也作福作威謂秉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者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

小臣皆附下罔上為此側頗僻也下民見此在位小臣秉心僻側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為此僭差也言在位由大臣下民由在位故皆言用也○真氏曰或謂吳楚嘗僭天子三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吳楚之篡奪相尋季孟之家臣繼叛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於禹大禹受之於天片言隻字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袁氏曰三德所以開乂治之福窒僭亂之原也世有威德時乂之君必無上下僭差之患中正健順總持制御上下辨而民志定矣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漢孔氏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建立其人命以其職朱子曰龜歲久則

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神靈者卜筮問鬼神以蓍龜神靈之物故假之以驗其卦兆卜法以明火爇柴灼龜為兆筮法以四十九蓍分掛揲扐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林氏曰如周禮大卜掌三兆三龜之法卜師掌開龜之四兆龜人掌六龜之屬華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占人掌占龜皆是○漢孔氏曰龜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蒙陰闇氣絡驛不連屬兆相交錯五者卜兆之常法唐孔氏曰今之用龜其兆橫者為土立者為木斜向徑者為金背徑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不知與此同異如何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蔡氏曰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其兆為金克者相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漢孔氏曰內卦曰貞外卦曰悔朱子曰貞悔不止一說如六十四卦則每卦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如揲蓍成卦則本卦為貞之卦為悔○漢孔氏曰卜筮之

數唐孔氏曰卜筮兆卦其法有七事其卜兆用五雨霽蒙驛克也其筮占用二貞與悔也○唐孔氏曰卜筮皆就此七者推衍其變陳氏曰卜之變如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墨拆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一卦變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為四千九十六卦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有終窮○漢孔氏曰立是知卜筮人使為卜筮之事夏殷周卜筮各異三法並卜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卜筮各三人唐孔氏曰覆述上句立卜筮人也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卜法有一人故三人也葉氏曰孔氏以三人為三法所掌箕子之前安得遽有周易蔡氏曰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漢孔氏曰將舉事而汝則有大疑先盡汝心以謀慮之次及卿士衆民然後卜筮以決之

林氏曰大疑若周官所謂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皆國之大事而未決者○漢孔氏曰人心和順龜筮從之是謂大同於吉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朱子曰此條無問尊畀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高氏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歷數在躬啓能敬承成王宅洛周召營相四方和會卜惟洛食此大同也故卜年八百終過其歷身其康彊子孫逢吉可知矣唐孔氏曰此必臣民皆從乃問卜筮而進龜筮於上者尊神物故先言之不在汝則之上者卜當有主故以人為先下三事亦然改卜言龜者卜是請問之意吉凶龜占兆告於人故改言龜也筮則本是蓍名故不須改也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踰於人故自此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為吉若龜筮從

逆則凶咎必矣○漢孔氏曰三從二逆中吉亦可舉事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呂氏曰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合獨臣民不肯遷何害於吉唐孔氏曰此與下二事皆是三從二逆除龜筮以外有汝與卿士庶民分三者各為一從二逆嫌其貴賤有與從逆或殊故三者各以有一從為主見其吉同也○漢孔氏曰君臣不同決之卜筮亦中吉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呂氏曰此如周公東征成王未知民亦蠢動獨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知之亦終於吉唐孔氏曰此論得吉以從者為主故次言卿士從下言庶民從以從為主故退汝則於下○漢孔氏曰民與上異心亦卜筮以決之朱子曰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漢孔氏曰二從三逆龜筮相違故可以祭祀冠婚不可以出師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吉外事凶蔡氏曰有龜從

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自夫子贊易極蓍卦之德蓍重而龜書不傳云○漢孔氏曰皆逆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謀縱有從者動必凶矣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

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漢孔氏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驗唐孔氏曰不言一曰二曰者為其來無先後也五行傳言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朱子曰舊說相配皆錯亂了惟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其說為順○漢孔氏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叙則衆草蕃滋廡豐也唐孔氏曰下言百穀此言庶草者舉草茂盛則穀成必矣舉輕以明重也○漢孔氏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不時失叙王氏曰極備極無饑饉疫癘之所由作故曰

凶○漢孔氏曰敘美行之驗○漢孔氏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朱子曰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行政治則時暘順之朱子曰人則整治便有開明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能照哲則時燠順之朱子曰哲是普照便有和暖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朱子曰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漢孔氏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朱子曰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漢孔氏曰敘惡行之驗○漢孔氏曰君行狂疾則常雨順之唐孔氏曰人君行不敬則狂妄故狂對肅李氏曰狂則蕩故恒雨若○漢孔氏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唐孔氏曰政不治則僭差故僭對乂李氏曰僭則亢故恒暘若○漢孔氏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唐孔氏曰明不照物則行自逸豫故豫對哲朱子曰豫猶豫明不足也李氏曰豫則解緩故恒燠若○漢孔氏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唐孔氏曰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躁故急

對謀李氏曰急則縮栗故恒寒若○漢孔氏曰君行蒙闇則常風順之唐孔氏曰性不通曉則行必蒙闇故蒙對聖李氏曰蒙則冥其心思無所不害故恒風若○朱子曰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如漢儒之說有某事必有某應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王荆公又都不說感應只以若字作譬喻說則人君亦不必警戒矣如漢儒之說固不可如王荆公全不相關之說尤不可○漢孔氏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羣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衆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曾氏曰此章之所言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師尹計一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林氏曰先儒

君臣取象說與休咎之徵全為隔膜惟曾氏說得之

按林氏評三說如此然以下文語例之則體象之中又及占象其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庶民惟星是王卿士師尹如歲月日之統會庶民如列星之衆多體象說也至其考歲月日時之不易既易與日月運行之為冬為夏月星感召之為風為雨又占象說也周官辨十二歲星辰日月訪序事傳言日官底日漢世星揺亦以為民勞之占此類甚衆夫惟體象占象無往不足然後為能參贊範圍盡其所以省念庶徵之道云

○漢孔氏曰各順常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政治明賢臣顯用國家平寧林氏曰歲月日之時各循其常度無所變易則年穀豐登紀綱修明賢才彚進家國安彊休徵見於天下矣蔡氏曰休徵

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漢孔氏曰是三者已易喻君臣易職君失其柄權臣擅命治闇賢隱國家亂林氏曰日月歲之時失其常度而至於陵歷闕食有餘不足則水旱相仍紀綱擾亂賢才擯棄患難日臻咎徵見於天下矣蔡氏曰咎徵言日月歲時者著其小也○漢孔氏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亦民所好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君臣政治小大各有常法月經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林氏曰漢班固天文之說為善其說以謂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去北極近故晷短冬至至於牽牛去北極遠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風寒此

皆行必循軌故所以有冬夏也若日之南北失節晷進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月失中道移而東北出箕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南入畢則多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班固此言諸儒議論所未至庶民惟星者謂王及卿士師尹皆休咎之所出故各有所省以知己之得失至於庶民則其所省者不在於歲月日時之躔度惟以月所麗之星者以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故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者即孟堅所謂月失中道移而東北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入畢則多雨蓋以其失中道而東

西故也孟堅之意蓋以謂日月之麗於天所歷有常度所行有常道則雨暘寒燠風各以時至無有失節故能使萬物莫不茂遂年穀時熟如或所歷度有過有不及而為南北之贏縮則寒燠之氣必有愆所行之道或彼或此而為東西之附麗則風雨之氣必有過差矣月之遲速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月五星皆隨之故有冬有夏併月日而言之也日亦有從星之時而不言者鄭康成云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漢孔氏曰百二十年唐孔氏曰人之大期百年為限世有長壽云百二十者故以最長者言之未必有正文也○漢孔氏曰財豐備陳氏曰言富則貴在其中五福通天下而言故不及貴○漢孔氏曰無疾病孫氏曰形康而心寧安之至也○漢孔氏曰所好者德福之道蘇氏曰作德心逸日休其為福大矣○漢孔氏曰各成其長短之命以自終不橫夭新安王氏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是謂考終楚人軌解揚將殺之揚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葢死生命也死而合義亦考終命而非凶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年未六十死以正命雖考終不得謂之壽年過六十而死非正命雖壽不得謂之考終故壽一福也考終命又一福也○漢孔氏曰動不過吉短未六十折未三十夏氏曰凶短折止是夭枉不必分析○漢孔氏曰常抱疾苦林氏曰疾者疫癘之類○漢孔氏曰多所憂林氏曰憂者不得以樂其生○漢孔氏曰困於財

林氏曰貧者不得以資其生○漢孔氏曰醜陋林氏曰惡者凶暴之謂○漢孔氏曰尫劣林氏曰弱者懦弱之謂呂氏曰萬善生於剛萬惡生於弱人之不能自彊為善或牽引入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立者耳故弱居六極之末○張氏曰福有五極有六者其義相反不必數之相敵五福曰壽曰考終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白富六極曰貧此一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康寧六極曰疾曰憂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惡曰弱此二極而反一福也○張氏曰上之人使民舒泰則各全其壽樂業則各得其富知禮教所以攸好德不死於征戰不陷於刑戮所以考終命其或死於征戰陷於刑戮則凶短折陰陽不調則疾多失其所則憂賦斂繁食貨乏則貧禮教失風俗壞則惡而弱福極之柄全在君而已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二句記被問之年自王乃言至彝倫攸敘王問之辭自箕子乃言至彝

倫攸叙言禹得九疇之由自初一至威用六極言禹第叙九疇之次自一五行以下箕子條說九疇之義使成典教耳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漢孔氏曰賦宗廟彝器酒罇賜諸侯宗彝說見益稷○漢孔氏曰言諸侯各有分也亡唐孔氏曰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吕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十五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杜預云謂明德之分器也

尚書纂傳卷二十二

尚書纂傳卷二十三

元 王天與 撰

旅獒第七

周書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漢孔氏曰西戎遠國貢大犬犬高四尺曰獒○漢孔氏曰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林氏曰不言召公作旅獒而言太保者言保傅之職也○唐孔氏曰史敘其事作旅獒

旅獒

唐孔氏曰旅獒亦訓也

蔡氏曰今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蔡氏曰此旅獒之本序○漢孔氏曰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林氏曰蠻夷來王其道自通非若秦漢之開四夷以斥境土也○漢孔氏曰西旅之長致貢其獒○真氏曰獒方獻而言已至此召公之所以為能格君心者朱子曰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賔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陳氏曰此專論貢獻之義○漢孔氏曰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呂氏曰慎德一篇之綱領真氏曰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有不期而自至者○漢孔氏曰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唐孔氏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漢孔氏曰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蔡氏曰昭示也呂氏曰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真氏曰昭德之致謂王者得遠方之貢則分賜諸侯使知謹德則能致遠人之服不德則反是欲其惕然自省無替厥服此即慎德之謂也德以身言服以事言能謹德則能謹事能謹事則為能謹其德古人論德不在事外也○漢孔氏曰以寶玉分同姓之國是

用誠信其親親之道蘇氏曰展布也○漢孔氏曰言物貴由人所貴在於德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朱子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又曰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君人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

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

陳氏曰此皆反覆言褻不可受之意○漢孔氏曰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真氏曰召公既言慎德又以狎侮為戒蓋不敬乃敗德之源唐孔氏曰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吕氏曰狎侮之病必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中禮之人則無之下是或未必免狎侮君子豈能為用色斯舉矣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小人微賤固不得不從然心不服豈能盡其力○漢孔氏曰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真氏曰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悦色耳悦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為耳目所役杜氏曰百度百事之節也○漢孔氏曰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在心為志發氣為言皆以道為本蔡氏曰玩人即上文狎侮之事玩物即上文役耳目之事真氏曰玩有戲狎意有耽著意玩人則以人為戲

輕薄慢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以物為戲荒縱淫泆未有不喪其志者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為權是非當否折之以道雖詖淫邪遁其能遷乎此內外交養之方也○漢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唐孔氏曰諸所妄作皆為無益諸所希有皆為異物眞氏曰為無益則心志分而功不成貴異物則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漢孔氏曰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皆非所用有損害故夏氏曰犬能守禦馬能致遠皆可用之物非其土性尚不畜養況珍異之禽奇怪之獸無用之物可畜之乎○漢孔氏曰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蘇氏曰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王者乎○漢

孔氏曰賓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逺人安矣○真氏曰小馳乘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白狼入而荒服不至好珍竒也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鬬鵰之求魏氏所以不長齊不寶徑寸之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國以彊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無一不驗所以為聖賢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徳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陳氏曰此又嘆息以申前意○漢孔氏曰言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呂氏曰此句與明王慎德相為表裏勤即慎德工夫所謂自彊不息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耳目玩好何隙可入○漢孔氏曰輕忽小物積害毁大故君子慎其微朱子曰矜是矜惜持守之意呂氏曰當於一嚬一笑一動一作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

得放過真氏曰行者德之積微者鉅之積一行不謹全德之累微者少忽鉅者不成○漢孔氏曰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鄭氏曰簣盛土器也吕氏曰功虧一簣非謂止用一簣便做足了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聖人之心無窮真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獻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為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以聖人猶若是令人未有寸善曰吾知顧其大不恤其細可乎哉

○漢孔氏曰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漢孔氏曰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商慕義來朝○漢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圻内之國為卿大

夫陳威德以命巢亡唐孔氏曰杜預云㒼馮翊臨晉縣㒼鄉是也旅陳也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

尚書纂傳卷二十三

尚書纂傳卷二十四

元 王天與 撰

周書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唐孔氏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陳氏曰武王兄周公弟也周公名旦食采於周地在岐邦之内公爵也後封於魯謚文公

金縢

漢孔氏曰遂以所藏為篇名唐孔氏曰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也○朱子曰金縢之作在周公東征而歸之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末故敘於此○蔡氏曰今文古文皆有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漢孔氏曰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蔡氏曰古國有大事卜則公卿大夫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曰穆卜林氏曰戚憂也潘博士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宜存亡之所同也故為王穆卜則

戚我先王矣是也○漢孔氏曰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己事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于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吳氏曰壇高而墠卑高者設神明之位於其上卑者以供奔走之役於其下壇同一墠廣其地以容之耳○漢孔氏曰立壇上對三王唐孔氏曰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鄭云時為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漢孔氏曰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贄告謂祝辭○蔡氏曰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史為册書祝辭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唐孔氏

曰某即發也泰誓牧誓不諱發而此獨諱之鄭玄云
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成王開匱得書至此字改
為其故史官録為此篇因遂承王所讀而諱之唐陸
氏曰遘遇也呂氏曰常人疾皆自致惟聖人道德充
足血氣和平節宣衛養皆適其宜偶與天地之戾氣
相遇而得虐害之疾耳○漢孔氏曰大子之責謂疾
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蘇氏曰死生有可相代
之理而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為其父母發
一至孝之心足以動天地感鬼神多矣况周公乎且
周公之禱非徒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為先王
禱也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
耳○漢孔氏曰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
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薛氏曰若如也與不若旦
之若同義○漢孔氏曰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
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鄭氏曰武王所
不能者材藝也所能者敷佑四方也材藝但指服事

役使而言○漢孔氏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張氏曰下地對上天而言四方之民以武王在上皆有祗畏之心天下方定民心易搖武王於是而死事未可知蓋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其敢保四方之祗畏乎異時三監之叛周公之先見微矣○朱子曰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至周不祇畏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材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漢孔氏

曰嘆息武王言不救則墜失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蔡氏曰寶命即帝庭之命謂之寶者重其事也○漢孔氏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漢孔氏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薛氏曰許我謂許我代王之請也呂氏曰此非與三王為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蔡氏曰所欲以身代其死者在我者也在我者可必而在天者不可必故曰爾其許我不許我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不死其親之意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呂氏曰三王之前各有一龜習吉說見大禹謨○漢孔氏曰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唐孔氏曰鄭元云籥開藏之管也○漢孔氏曰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唐孔氏曰周禮卜筮君占體鄭云體兆象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張氏曰周公為王占體非僭也蓋王方在病中上相代王如此○漢孔氏曰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蘇氏曰此所俟者三王能念我一人武王言俟其疾愈也即上文所謂歸俟爾命也○漢孔氏曰從壇歸瘳差也唐孔氏曰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使人開也王氏曰古者卜筮畢而不敢褻必藏其冊書異時有大卜則復啓焉乃國家故事非特為此匱藏其冊以為後世自解之計

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唐孔氏敘章指見篇末○漢孔氏曰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孺稚也稚子成王邵子皇極經世書紀武王己卯伐商踐天子位至七年乙酉崩家語曰武王崩時成王十二歲史記曰武王凡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霍叔處曹叔振鐸成叔武其康叔封聃季載皆少未封武王克殷立紂子武庚禄父於故都以為殷後大建親賢以藩屏王室

周公以聖德留輔相朝廷分商畿内地封管叔蔡叔霍叔監武庚治殷民號三監武王崩成王幼沖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流言於國曰周公將為成王之不利奪其位而有之馬氏曰流言謂以無根之言流布於國中朱子曰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刁協劉隗耳○漢孔氏曰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唐陸氏曰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或問周公之誅管蔡與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其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不幸成王終不悟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先王也觀公告二公之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不敢避矣惟此心無愧而後先王可告也

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朱子荅曰辟字當從古註龜山楊氏曰周公誅管蔡為時中〇漢孔氏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陳氏曰周公為東伯東諸侯之不軌其職自得専征朱子曰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唐孔氏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〇漢孔氏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子曰鴟鴞之詩大意告王以王業艱難不可毀壞之意鄭氏曰誚責讓也〇漢孔氏曰二年秋也蒙恒

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鄭氏曰偃仆也○漢孔氏曰皮弁質服以應天所藏請命冊書本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唐孔氏曰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白布衣素績裳王見此變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省察故事求變異所由林氏曰啓緘之際循未卜而得往者周公之說於匱中蓋因卜而偶得之蔡氏曰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疾之人也○漢孔氏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唐孔氏曰周公忠心欲代武王死非是規求名譽故不用使人知之○漢孔氏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穆卜說見上文林氏曰觀其得書而止卜乃知其爲卜而啓縢非爲周公而啓也○漢孔氏曰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林氏曰周公尚欲以身

代而父之死其肯不利於嗣子乎○漢孔氏曰發風雷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漢孔氏曰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唐陸氏曰新逆馬本作親迎蔡氏曰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親迎公以歸於國家之禮亦宜也○漢孔氏曰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效之是○漢孔氏曰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張氏曰成王疑則為雷為雷為風為偃禾拔木成王悔則為雨為反風為起木為大熟人之處心可少差乎此君子所以慎其獨也

○總說一篇意○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以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

尚書纂傳卷二十四